

2012年

短篇小说选粹

DuanpianXiaoshuo Xuancui 林 鑫 / 主编

中国小说学会 | 名作欣赏杂志 鼎力推荐

权威遴选 · 深度点评

袁山山 · 《大雨倾盆》

韩少功 · 《山那边的事》

魏微 · 《胡文青传》

王璞 · 《捉迷藏》

姚鄂梅 · 《狡猾的父亲》

王祥夫 · 《归来》

须一瓜 · 《寡妇的舞步》

胡学文 · 《离婚》

昂放 · 《蒙特利尔的耶稣》

王小王 · 《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》

叶广岑 · 《唱晚亭》

阿乙 · 《阁楼》

闻人悦阅 · 《弹琴唱歌跳舞》

葛亮 · 《街童》

鲁敏 · 《字纸》

徐则臣 · 《如果大雪封门》

张惠雯 · 《书亭》

七堇年 · 《站者那则》

2012年

短篇小说选粹

DuanpianXiaoshuo Xuancui 林 霖 / 主编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年短篇小说选粹 / 林霆主编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378-3872-6

I. ①2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2536号

书 名	2012年短篇小说选粹
主 编	林 霆
责任编辑	马 峻
装帧设计	阎宏睿
出版发行	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	030012
电 话	0351-5628696(营销部) 5628697 (发行中心) 0351-5628688(总编办公室)
传 真	0351-5628680
网 址	http://www.bywy.com
E-mail	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	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×1030 1/16
字 数	292千字
印 张	22.75
版 次	2013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8-3872-6
定 价	39.00元

目 录

大雨倾盆 裘山山 / 1

无为中的有为

——评裘山山的《大雨倾盆》 林 霆 / 16

山那边的事 韩少功 / 18

现代化之于乡土,又如何?

——评韩少功的《山那边的事》 林 霆 / 32

胡文青传 魏 微 / 34

“反思历史”不应回避个体责任

——评魏微的《胡文青传》 林 霆 / 51

捉迷藏 王 璞 / 53

“文革”的又一张面孔

——评王璞的《捉迷藏》 林 霆 / 64

狡猾的父亲

姚鄂梅 / 66

“这一个”父亲的中国经验

——评姚鄂梅的《狡猾的父亲》

林 霆 / 88

归来

王祥夫 / 90

内敛的力量

——评王祥夫的《归来》

段守新 / 104

寡妇的舞步

须一瓜 / 107

欲望与文字之舞

——评须一瓜的《寡妇的舞步》

林 霆 / 122

离婚

胡学文 / 124

中国式的女性主义乡土叙事

——评胡学文的《离婚》

林 霆 / 138

蒙特利尔的耶稣

昂 放 / 140

人在路上 爱在途中

——评昂放的《蒙特利尔的耶稣》

林 霆 / 156

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

王小王 / 158

对性别关系的一种并不悲观的看法

——评王小王的《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》

林 霆 / 176

唱晚亭 叶广芩 / 178

文化传统的挽歌

——评叶广芩的《唱晚亭》 吴 琼 / 204

阁楼 阿 乙 / 206

杀人案背后的“户籍”命运

——评阿乙的《阁楼》 林 霖 / 224

弹琴唱歌跳舞 闻人悦阅 / 226

浮华的世界,寂寥的人生

——评闻人悦阅的《弹琴唱歌跳舞》 樊素敏 / 254

街童 葛 亮 / 256

寻常巷陌中的小时代

——评葛亮的《街童》 林 霖 / 286

字纸 鲁 敏 / 288

被信息淹没的存在感

——评鲁敏的《字纸》 林 霖 / 300

如果大雪封门 徐则臣 / 302

诗意,太诗意

——评徐则臣的《如果大雪封门》 林 霖 / 316

书亭

张惠雯 / 318

古典的生命形态

——评张惠雯的《书亭》

林 霆 / 333

站者那则

七堇年 / 335

何处是我生命的家？

——评七堇年的《站者那则》

林 霆 / 353

大雨倾盆 | 裘山山

雨来得很猛很突然，几乎是一瞬间，天地就湿透了，城市就泡在水里了。大街上的行人迅速消遁，汽车飞驰而过，好像生怕一停顿就会被积水漂起来冲走。路灯在雨中明明灭灭，如另一个世界的光亮，有些诡异。

时间是晚上八点多，一些刚吃完饭准备离开的客人，被堵在了饭店门口。这种时候，出租车成了诺亚方舟，没有绝佳运气的人不要指望搭乘上。当然，自己开车来的不在乎，自备方舟逃生去了。可怜更多的人，不要说车，连把伞都没带，只能死等雨停。一些人开始打电话求援，向家人或朋友。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发些无用的牢骚，反正跟老天爷抱怨，无效亦无害。

许林峰倒是一点儿不恼，还隐隐有一种愉悦，这愉悦整个晚上都充盈在他心里，即使突如其来的大雨也没冲淡。他的身边站着今晚刚刚认识的田青青，还有介绍田青青给他认识的方老师夫妇。

这个饭店离他家很近，不过十几分钟的路，他就是冲进雨里跑回家，也湿不透内衣。正因为太近，他没有开车来。可是，其他三个人却住得比较远，没有车是不可能回去的。作为今天这顿饭的东家，他不可能丢下他们自己先走。这个理由让他笃定地站在那里，站在田青青身边。

眼见打车无望，方老师的夫人也拿出电话求援了，许林峰听出她是打给他们女儿的：你开车过来接一下我和你爸吧……那么大雨，根本打不上车……什么？……真是的，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难得求你一回……我们走的时候窗户也没关，那么大的雨，家里肯定漏进雨了……快点儿啊，到了给我电话，我们在北门大桥的喜相逢酒店。

方老师的夫人放了电话跟方老师说，这丫头，说她最快也得半小时才能来，不知在哪儿疯呢。方老师说，她说半小时，你就要做好一个小时

的准备。方师母叹了一口气。

许林峰也不知说什么好,他完全不清楚方老师家的状况。他跟方老师是在一个饭局上偶然碰到的,方老师听说他是电脑公司的经理,马上崇拜地说,自己是个电脑盲,一出问题就抓瞎,还希望以后能找他帮忙。许林峰一口答应。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电脑公司都修电脑,比如他们公司,主要是做单位的局域网络业务。但他没有拒绝方老师,是因为得知对方是出版社编辑,文化人嘛,让他有一种天然的尊重,还加上一点儿同情。后来方老师果然打电话来求救了,很小一个问题,让他如临大敌。许林峰就派了手下一个员工去他家解决,也没收费。后来又有过那么两次,都只是象征性地收了点儿钱,这让方老师对他印象颇佳。一来二去,在得知他是单身后,方老师就做起了月老,把自己老朋友的女儿介绍给他。

四个人被大雨阻在屋檐下,有些窘。站在旁边的饭店迎宾小姐就不失时机地揽客说,你们站在这儿等,还不如上去坐坐呢,三楼有茶座,也有空调。

许林峰一听很动心,就看田青青,田青青没有反对:好啊,咱们别傻站在这儿了,方叔叔,我请你们喝茶吧。许林峰连忙说,我请我请。方老师夫妇互相看看,再看看瓢泼大雨,就跟他们上楼了。

上得三楼,果然看到了“清雅茶苑”的牌子。走进去,才发现已经有不少客人了,都在找座位点茶,大概也是被这场大雨留下的。田青青问服务员,有包间吗?服务员说有的,推开一扇门,正中摆着一张麻将桌,散发着一股不好闻的气味儿。许林峰说,你们把桌子翻个面,平的朝上,我们不打麻将,只喝茶。田青青说,打开空调。小姐说没问题,去找遥控板。但许林峰转眼见方老师皱着眉,猜想他很少来这种地方,又说,要不咱们坐大厅里?方老师说,对对,还是大厅透气。田青青顺从道,那也好。

四个人东看西看,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,坐下。

田青青很自然地走进去坐在了窗下,方老师夫人也很自然地坐在了

另一面的窗下。这茶座是车厢式的卡座。许林峰只好挨着田青青坐下了，和她肩并肩，面对方老师夫妇。但许林峰心里还是喜欢刚才吃饭时的那个格局，他跟田青青面对面。那样他可以看着她的眼睛说话，不说话时也能看眼神。

小姐过来问，几位喝点儿什么？铁观音、普洱、峨眉毛峰，还是竹叶青？田青青问，有白菊花吗？小姐说有，田青青说，我喝白菊花。许林峰问方老师，方老师，你和师母喝什么？方老师说，我们坐不了多久，主要看你们。许林峰说，那就泡一壶白菊花吧，拿四个杯子，另外拿点儿花生瓜子什么的。

小姐快快而去，菊花茶是最便宜的一种了，还四个人一壶。

田青青扭头看着窗外的大雨，其实窗外啥也看不清了。雨水如帘挂满玻璃。她忽然转头说，哦，我家来来今晚上惨了。

许林峰没有接话，因为她没看他，看着对面方老师的夫人。

来来？哪一个来来？方老师夫人问。

田青青说，我的小狗。它最怕下雨了，尤其这么大的雨，它肯定又钻到床底下去了，而且浑身哆嗦。我要在家的话，就得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给它壮胆。

方老师夫人说，狗狗这么胆小啊？

田青青说，嗯。我估计它的前世是淹死的，是落水狗。

方老师夫人说，那等会儿小霓来了，你跟我们一起去，让她送你回去。

田青青说，不用不用，今晚上就锻炼一下它，不能总这么胆小啊，总得经历点儿挫折啊。

许林峰笑了。他喜欢听她聊这些琐碎的事，而不是什么房价，什么物价，什么交通拥挤，那个让人太累了。

他很想接着她的话说，他喜欢下雨天，尤其喜欢在下雨的时候睡大

觉,特别香。但他担心自己这么说,田青青会不会觉得他没情趣。或许他应该说,他最喜欢下雨的时候,和她这样的女人一起喝茶闲聊,很爽。

但他什么也没有说,毕竟方老师夫妇就坐在对面,他们不是两个人约会,是四个人,四个人约会,相当于开会。

方老师夫妇有些心神不宁,不时地看表。大雨哗哗的,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,间或还有劈里啪啦的雷声。方老师夫人说,惨了惨了,阳台的雨水肯定都流进屋里了,回去又得收拾半天。转而又埋怨方老师,我走的时候说关了窗户,你非要开着透气。方老师说,早上看天气预报,没说要下暴雨啊。田青青说,嗨,天气预报都是马后炮,明天才会预告今晚的暴雨呢。

许林峰估计,方老师夫妇一来是担心家里进水,二来也是很少在这个钟点待在外面,他只好努力找话题跟他们聊,安抚他们。

今晚许林峰很感谢方老师,把各方面都让他满意的田青青介绍给了他。但他还不确定田青青对他是否满意,这个得下来以后让方老师去问。他本来想,今晚分手后就给田青青发个短信,主动约她再见个面,用主动约见来表达他的倾向。现在大雨突降,给了他们继续在一起的机会,许林峰想,是不是老天爷想成全他们啊?

自打三年前离婚后,许林峰已经见了十来个女人了,有专门介绍的,也有偶然认识的,但无论什么情况,没有一个对上眼的。百分之九十都不靠谱,那百分之十靠谱的,又没看上他。有的女人刚一见面就让他失望透顶,甚至迁怒于介绍人,怎么这样的女人也介绍给我啊?其中有一个,简直就像个站街的小姐。不是他以貌取人,是气息不对啊。人和人相处,气息很重要。还有的一上来就作出坦率状,问他的收入,问他的房子,问一个月给女儿多少钱,问婚后是否把财产都让她来管理,直问得他怒火中烧。

有一段时间,他都放弃再婚的打算了。反正只要他乐意,未婚享受

已婚待遇他是一点儿没问题。现在只要付钱,什么没有?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尤其是今年进入本命年后,他忽然渴望安定下来,渴望拥有那种居家过日子的平淡生活,渴望在感觉到衰老的时候,有个人陪他一起老。

老实说,今晚来之前,他没抱太大的希望,因为方老师说这田青青只比他小一岁,已经三十五了。在此之前,他一直在三十岁以下的女人堆里扒拉着。他只是碍于方老师的面子才答应来见的。但一见之下,他忽然发现有戏,照说他也见过不少美女了,但这女人跟别的女人绝对是不一样的,不能听介绍,必须见真人。田青青的容貌虽说不上美丽动人,但很有韵味,尤其说话的声音很好听。她的身材也不错,可以打八十分。年龄虽然偏大,但看上去很年轻,至少比实际年龄小五岁;大学毕业,没结过婚。她的工作也让他满意,是个公务员,在市卫生监督局工作。多难得啊。

听方老师说,正因为各方面条件都好,所以也是挑来挑去的,把自己搞成了剩女。田青青并不忌讳这个,满不在乎地说,我现在已经是圣斗士了,再不解决,就要当齐天大圣了,我可不想变成那个猴子。

看看,还有点儿幽默感呢。而且,关于财产什么的,她一句也没问。反倒有意无意地说,自己有房子,收入虽不高,养活自己没问题。要不是老妈天天唠叨,她不介意自己过一辈子。

我从来没想到我也会相亲,田青青说,三十岁以前我觉得相亲是最庸俗的事了,可是我老妈天天唠叨,我只好顺从。我爷爷说,孝顺孝顺,重要的就是顺,那就顺呗。

看,家庭也比较靠谱。方老师说,她爷爷是他们出版社的老社长,老文化人。他爸爸是文化局的一个副局长,妈妈是医生,夫妇俩就这么一个宝贝,从小宠着。许林峰从别人那儿听来这么一句话,宠大的孩子可能有坏毛病,但不会有坏心眼儿。

田青青还说,今年春节后她已经见了几个了,都不满意,不是不满

意,而是可笑。“有一个特好玩儿,在征婚启事写着‘有模有样无毛病,无车无房有潜力’。我觉得这人挺幽默的,就去见了一下,结果,模样且不说,还真是个一穷二白的小子。见面过程中他大谈自己的创业计划,大概是想证明自己有潜力。可是现如今谁敢靠潜力过日子啊?物价和房价都在挑战人的极限,等你那潜力发挥出来,它们又刷新记录了。”

许林峰很赞同田青青的观点,这样的坦率他能接受。

许林峰自忖,自己虽然是个离婚男,但应该能配上田青青,首先外形还过得去,不算帅哥也属端正明朗派;其次有自己的公司,虽然公司不大,好歹是个老板。有车有房有积蓄。离婚后孩子跟了前妻,也没啥拖累。这些情况,方老师应该已经告诉田青青了,估计田青青对自己也是基本满意的,要不她跟自己说话的神态和语气怎么会发生微妙变化呢?甚至,开始有了点儿小矫情。这是遇到对心思的人才会出现的情况。

田青青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他,他一时还捋不清,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吧。她散发出的气息,她说话的内容,还有说话的味道,和他以前见过的女人还真不一样。是因为她在政府机关工作?还是因为她学中文,小说看多了?

菊花茶送来了,许林峰喝了一口,实在是淡而无味,有点儿后悔跟着田青青点这个了还是该要一壶铁观音的。

因为初次见面,他也不好意思抽烟,只好吃零食,花生、无花果、牛肉干,有一搭无一搭的,吃两下,说两句。

也许是没话找话,田青青又说起了下雨。

我对下雨过敏。你呢?这次她是转头过来对着许林峰说的。

许林峰问,怎么个过敏法?

田青青笑咪咪地说,我有雨水抑郁症。一下雨,就感觉特别孤单,特别伤感。是不是女人都这样啊?

许林峰说,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。

他在说话的那个瞬间，脑子里毫无悬念地冒出了前妻的脸庞，那个女人不是坚强，是刚强。

田青青说，我小时候不这样，最喜欢下雨天出去玩儿了，玩儿一身水，我妈也不骂我，我妈说，孩子淋淋雨长个子。

许林峰说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下雨搞恶作剧，举着伞，走到教室里，忽地一下，旋转雨伞，水花四溅，女同学惊叫，我就特别得意。

田青青说，对对，我们班男生也有这么干的。

许林峰想，这就是同龄的好处，有共同回忆。

田青青说，可能小时候疯过头了，长大就没那么开心了。有时候大雨倾盆，还卷着风，天黑乎乎的，树叶全部战栗发抖，我就恨不能哭一场，哭得像这个玻璃窗一样泪流满面。

呵呵，许林峰乐了。如果此刻他是独自面对田青青，这个时候绝对应该说，下次下雨的时候，就给我打电话吧，我保证你马上就阴转晴。可现在不行，这么抒情的聊天，怎么能当着另外两个人进行呢？

于是他大咧咧地说，我喜欢下雨，下雨睡大觉最舒服了，质量特别高，是不是方老师？

方老师还没来得及说，方老师夫人就抢先道：他？想睡的时候，管你出大太阳还是下大雨，都照睡不误。好几次下大雨我半夜起来关窗户，他都不知道，第二天早上还跑来告诉我，嘿，昨晚上下雨了。

方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，我睡觉很死。

田青青说，我还以为你们文化人都有神经衰弱症呢，我妈睡眠就特不好。

许林峰说，人的性格不能以职业分类，我们这种粗人没准儿还会有神经衰弱症呢。

田青青说，你不可能，你肯定属于呼呼大睡型。

许林峰说，怎么看出来的？

田青青说,直觉呗,你一看就没啥城府。

许林峰想,这应该算是表扬。

许林峰跳出小我,忧国忧民道,现在的雨好像特别有杀伤力,下一回大雨闹一回灾。不是航班误,就是桥梁垮塌;不是下水道堵塞导致街道成河,就是某个水管爆裂居民区停水。你看吧,明天报纸上肯定全是坏消息。

田青青说,就是,我们小时候下雨好像没那么多噩耗。

方老师说,这是因为现在资讯发达了,以前咱只知道咱周围的事。

田青青说,我经常觉得,老天下那么大的雨,是因为看到这个世界太脏了,需要洗一洗,冲一冲。

方老师说,青青真是中文系毕业的,瞧这话说得。

田青青说,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儿小资?

方老师呵呵一笑,不置可否。许林峰想,到三十多岁还能有点儿小资也不易,现在的女孩子现实主义得可怕。

方老师夫人没有加入谈话,她不停地弯下身子去挠痒,田青青细心地说,阿姨是不是被蚊子咬了?方老师夫人说,可不是,我这人特别招蚊子,烦人。

田青青立即打开随身的小包,拿出一瓶防蚊油递给她,说,您擦擦,可以止痒。效果还不错。

方老师夫人就接过去擦。擦完了还给田青青,田青青说,您留着阿姨,我还有呢。接着又拿出一个小药瓶。

这个是维生素B₂,阿姨你吃两片。我客户说吃了这个药,汗里就有一种味道,可以避蚊子。

方老师夫人说,你真细心,还随身带着药。

田青青说,夏天的常用药我包里随时有,什么藿香正气丸啊,仁丹啊,防蚊药水啊,清凉油啊,都是客户送的。

许林峰想，怎么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有客户？搞得跟我们做生意的人一样，不懂。转念又想，看来以后有个小毛小病的，不用花钱了。

许林峰注意到方老师夫妇仍是神色不定的样子。窗外的雨好像弱一些了，但他们的女儿始终没出现。半小时早过去了。方老师夫人几次要打电话催，方老师不让，说是正开车呢，又是晚上又是下雨，不要影响她。许林峰也安慰说，就是就是，肯定是路上不好走。

其实他心里也着急，希望他们女儿早些到，接走他们夫妇，这样的话，他才可以跟田青青单独聊天啊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他自己刻意营造也营造不出来。但显然方老师夫妇在女儿那里已经没有了权威了，这么磨磨蹭蹭的。

许林峰说，要不我跑回去开车？

方老师连连摆手，不至于不至于，还没等你跑到家，小霓就来了。

田青青说，看来我得学开车了。本来我有个客户说可以借一辆车给我开的，可是我没驾照啊。

许林峰很吃惊，车还可以借来开？

田青青笑说，我要想借早借了，只是不会开，所以一直没“借”。

虽然笑咪咪的，还是露出了自负。

她的工作还挺吃得开嘛，许林峰再一次有了这种感觉。

田青青忽然提议说，要不咱们打麻将吧，免得干等着让人心焦。

方老师夫人立即说，好啊，咱们四个人正合适。许林峰暗暗叫苦，希望方老师反对，方老师果然说，我没兴趣，小许你呢？

许林峰左右为难，说没兴趣吧，扫了田青青的兴，说有兴趣吧，就把方老师孤立了。他只好含含糊糊地说，我不太会打麻将。

田青青马上说，那咱们玩牌吧，斗地主怎么样？我知道叔叔阿姨都会玩儿的。

许林峰连忙说，那你们三个玩儿。

方老师说，还是你们三个玩儿吧。

服务员拿来一副牌，三个人就摸上了。一牌在手，许林峰发现方老师夫人马上气定神闲了，看来人不可貌相，方老师夫人虽然看上去很矜持很斯文，却也是个喜欢玩牌的人。

许林峰的心思并不在牌上，而是在田青青身上。田青青的手竟然那么细腻，跟二十多岁的人没多大区别，显然很注重保养；手腕上还带着一个透亮的翡翠手镯，他虽然不懂，也能看出价值不菲。显然她的生活比较优越，爷爷是老文化人，父亲是个局长，怎么也有点儿家底吧。

玩起牌来，田青青不再是那个对雨水过敏的人，时不时地哈哈大笑，还经常冒出一些市井俚语。方老师夫人也一样，一看就是经常在牌桌上泡着的女人。反倒显得许林峰有些斯文了。

电话忽然响了，是方老师夫人的。方老师夫人看都不看就示意方老师接，你女儿，快接。自己继续理牌，一脸专注。

方老师接起来说，你到啦？我还以为要明天早上才到呢……我们在三楼茶室……好好，马上下来。

方老师关了电话跟老婆说，她到了，说门口不好停车，叫我们赶快下去。

方老师夫人说，急什么，把这盘打了。方老师说，她该着急了。方老师夫人说，我们等了她一晚上，她等我们十分钟算什么。

许林峰笑笑，开始胡乱出牌，一副找死的样子，希望赶快结束。田青青也很默契，于是方老师夫人迅速赢了。她扔掉最后一张牌，笑容满面地说，你们俩联合起来让我啊？好好，你们一条心我也高兴。

她站起来准备拿包走人。忽然，两个年轻女孩儿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上来就娇嗔道，你们干吗啊，都跟你们说了不好停车还在这儿打牌，真过分！

话虽然厉害，但还是跟父母撒娇的语气。

田青青说，哦，小霓来啦？